



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森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奉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勇

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西征賦

臧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

岳萊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為長安令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

在鞏縣東故言西征

歲次玄揚

許

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

岳傷弱子序曰元康

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一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



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困數木歲所以論太歲而曰玄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潘子馮軾西征自京徂秦潘子岳自謂也馮軾御猶主也阿憲軾已見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貌矣耕於黟山之阿馮軾已見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貌矣

倏哉寥廓惚恍化一氣而甄三才

未分之貌也鵬鳥賦曰寥廓忽荒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甄已見魏都賦周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漢書音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

此三才者天地人道

唯生與位謂之大寶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生有脩短**

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豫脩短之運愚智同通塞猶窮達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脩短不豫期也

菲薄之陋質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楚辭曰質納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

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太尉府掾孟子曰夫弱冠辟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秋漢含華曰三公猶言王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

佐士師而一黜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為公事免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武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武

室者也猶言王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

猶言王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

佐士師而一黜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為公事免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武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武

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武

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武

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海滅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

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祖落三天子

載四海過密八音孔安國尚書傳曰過絕密靜也

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冢宰滅榮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

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寶晉紀曰楊駿為大

傳百官摠已以聽於駿尚書曰百官摠已以聽於冢宰

彼負荷之殊重雖伊周其猶殆伊尹之相太甲致桐宮

流言之謗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析窺七貴於漢庭講

薪其子弗克負荷爾雅曰殆危也

一姓之或在七貴謂呂霍上官趙丁傳王也庾亮表曰

盡敗聲類曰講亦講無危明以安位祗居逼以示專陷

字也爾雅曰疇諱也

亂逆以受戮匪禍降之自天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

寶晉紀曰駿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

能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

降自天生孔隨時以行藏遠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

章患過辟之未遠而行藏與治亂而舒卷中庸之流苟

蔽緣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

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謂

不顯也爾雅曰辟罪未遠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

反班固漢書贊曰山林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

言之關行藏之明而有蔽繆之累故悟山潛之為是陋

拘攣之寔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為害萍

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察位偏其隆替名節准以隳

落危素知之累殼甚玄龜為之巢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

深而履薄說文曰偏壞敗之貌洛罪切淮亦壞貌七罪

子在此猶驚巢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夕獲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殺苦角切

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王隱晉書曰潘岳為揚駿府主簿駿被誅日岳取急對人

朱振代夷三族匪擇木以棲集樹林焚而鳥存擇木已見魏都賦爾雅曰樹寡

也遭千載之嘉會皇天德於乾坤聖主得賢臣頌曰上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也張超宣丘弛秋霜

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韋昭漢書注曰地廢也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漢書孫寶

勅侯文曰令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

威古今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洞簫賦曰

蒙聖主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宋均尚書緯注曰進不入以離尤考退將復脩吾初服戰皇鑒揆余之

忠誠俄命余以末班未班謂長安令也楚辭曰皇鑒揆余於初度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

頃使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述征

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戰國策曰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

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疲聖達之幽情韓詩外傳曰孔子

其行也漢書曰上過沛留置酒沛宮乃起舞抗懷傷懷

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爾雅曰疾病也舞

賦曰幽情矧匹夫之安士邈投身於鎬京爾雅曰翔况

形而外傷矧匹夫之安士邈投身於鎬京也漢書元帝

認曰安士重遷黎人之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

曹植責躬表曰不勝犬馬戀主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絲

之情東都賦曰闕庭神麗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絲

於墳塋鞏洛二縣名也河南郡圖經曰潘岳父承鞏縣

任彥堅書曰纏絲恩好庶臨高蹤爾乃越平樂過街郵

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音營爾乃越平樂過街郵

秣馬皇門稅駕西周平樂館名也酈善長水經注曰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街郵也

石卷瀆口高三丈謂之阜門橋左氏傳曰秣馬厲兵毛
萇詩曰秣粟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梳馬而牧
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遠矣姬德與自高辛
稅舍也失銳切西周見下注解

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澍化流岐函祚隆昌發舊

邦惟新左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曰帝
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

詩至於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

為我狄攻之遂去加止於岐下公季子昌立曰文王

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毛詩曰周旋牧野而歷茲

雖舊邦其命惟新尚書曰武王與魯同邠與豳同旋牧野而歷茲

愈守柔以執競謂此周也北征賦曰騑遲遲兮歷茲

老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維夜申旦而

烈鄭玄曰蕪強也能執強道者惟有武王爾不寐史記曰

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史記曰

武王功至高邑至于周自夜不寐

周公旦曰曷為不寐王曰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

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也言武王滅商雖有泰山之固尚以為危故能載祀八百

慶言武王滅商雖有泰山之固尚以為危故能載祀八百

不韋曰周九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今言戰國策呂

八百舉全數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曠亡王

之驕淫宵旰巢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燃方指日而比盛

正王謂桀也言武王居安而慮危而桀處險而逾泰也

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曄後漢書趙壹曰奚異涉

海之失拖坐積薪而待燃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

曰大命之去有曰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日有
亡哉曰云吾亦正鄭玄曰自比於人度量之乖舛何相
天言常在也此於日言去復來也
越之遼迥人謂武王與桀也安危異情故曰乖舛也喻
齊也爾雅曰迥遠也考土中于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
今協韻為呼喚切
定鼎于郊廓遂鑄龜而啓繇尚書曰成王欲宅洛邑周

土中毛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
都河洛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郭卞世三
傳注曰繇卜北辭也平失道而來遷毀三國而是祐

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邑二國晉鄭也左氏傳相公曰
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預左氏傳注曰繫語助也
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言周未之王豈無邪僻

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
祿夫豈無僻王賴前詰以免也漢書策詔曰大禹能三
失德夏以長懋也望國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頽

之樂禍尤闕西之効戾言鄭伯以子頽樂及徧舞為樂
闕西備樂是乃効其為戾也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
王生子頽子頽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

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寡人聞之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蓋納
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闕門
入號叔自北門入殺子頽鄭伯享王于闕西僻樂備原

伯曰鄭伯効尤其亦將有咎包咸重戮帶以定襄弘大
論語注曰尤過也兩雅曰戾罪也重戮帶以定襄弘大

順以霸世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狄師伐周襄王出適鄭
毛詩箋曰弘廣也靈雍亦以止闕晉演義以獻說國語

重晉文侯重耳靈雍亦以止闕晉演義以獻說國語
王二十二年穀洛二水關欲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

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人不隳山不防川今吾執政實
有所辟而禍夫二雅之神賈逵曰關景悼以迄丐政

者兩會似於關小雅曰演廣遠也關景悼以迄丐政
凌遲而彌季俾庶朝之構逆歷兩王而干位孔安國尚

差也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
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

京王子朝入於王城單子如晉告急晉魯帥師納王子
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子

猛母弟子丐也賈逵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
雅曰迄至也呼乞切丐音蓋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
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曰我日構禍毛萇曰構成也

左氏傳衛彪奚曰魏踰十葉以逮報邦分崩而為二竟

子于位以令大事

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

崩子定王立崩子哀王立弟殺哀王自立為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

為顯王崩子慎觀王立崩子赧王立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相公卒成公立卒子

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逮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

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澡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澡水經注作濟字林曰孝水在

餘里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萇詩傳曰濯將也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

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

實潛慟乎余慈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

長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

弱子夫乙巳瘞于亭東廣雅曰夫折也書曰若保赤子廣

書曰瘞埋也倚例切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

其長子死葬於贏傳之間其坎深不至於泉列子曰魏

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

無有子死而不憂者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之時

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

吾眄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途虐項氏之肆暴坑降

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沈而好

還卒宗滅而身辱東都賦曰既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

也史記曰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

秦大善即不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

告項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

羽敗按不至烏江自到尚書曰后來其蘇韓詩曰謀猷

回沈薛君曰回邪僻經澠池而長想傳余車而不進漢

也老子曰其事好還秦虎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

舞賦曰遠思長想

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蘭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傳齊賓媚人曰請收

合餘燼皆城借一杜預曰燼火餘之木也高會已見吳

都賦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出者廣

雅曰命名也李陵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于

書曰命世之才

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雋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澠

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

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

請奏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請得以頸血賤大王矣左

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秦之

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蘭相如亦曰請以秦咸

陽為趙王壽秦王終不能加勝於趙爾雅曰盜謂之缶

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人眼化說文曰奄覆也取

雋自取

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

若四體之無骨河外謂之澠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

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咆勃怒貌也

史記曰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蘭相如

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出

見廉頗引車避匿悅申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王

留賦曰悲猛氣兮疾家語子夏曰令夫子欲屈節以

救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

處智勇之淵偉方鄙

羞之忿恚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智勇相如也忿

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促方一歲之求猶未足

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史記終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勇士有

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

蕃曰鄙矣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忿恚忿

父也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

垂翅於回谿不尤眚以掩德終奮翼異而高揮東觀漢記

曰馮異字

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澠池

為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嚴

底聖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灑池左氏傳臧文仲曰

天子蒙塵于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曰崇欲

與王莽戰恐其乘與莽兵乱乃皆朱其眉以相別識由

是號曰赤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秦穆公曰吾不以眚掩

大德西京賦曰遊鶴高翬薛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

更維佐命已見西都賦答賓戲曰廓帝統也登峭坂之威

夷仰崇嶺之嵯峨韓詩曰周道威夷險也嵯峨已見上文皇記墳於

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綴以授戎曾

隻輪之不反練三帥以濟河西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

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於殺殺有二陵

師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公子墨纒經敗秦

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丙以歸文羸請二

傳曰晉人敗秦師于殺匹馬隻輪而無反者值庸主之

矜懷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

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

霸其有以言若值庸主矜而懷謙始三帥陳之市朝而

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懷謙達

卜杜預曰懷灰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

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好孟子曰吾進退豈不綽然

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又曰秦孟明

視伐晉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晉先且居伐秦取

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斯三敗矣又曰秦伯伐晉取王官

及郊晉人不出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然止二敗言

二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曰子其悉雪取古詩曰虛名復何

益楚辭曰名不可以為立毛詩曰何其久也必降曲峭而憐虢

託與國於亡虞貪負誘賂以賣鄰不及臙而就拘垂棘反

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輿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

諸劉澄之地理書曰肴有純石或謂石肴如淳漢書注

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

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

襲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壁而前曰
壁猶是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與之伎則
未可與矣良左氏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
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杜預曰忽然而
亡也史記曰武王來仲雍之後得我祖安陽言陟陝郭
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
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陽之墟漢書弘農郡有陝縣
索山北流出谷謂之漫間與安陽湊水合又西經陝縣
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澗水比有逆旅亭謂
之漫口客舍弘農郡圖經曰美哉觀乎茲去之崔昂固乃
曹陽挑林縣東十二里
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
巢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周公
邵公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愍漢氏之剥亂朝
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乘之

盛尊降遙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僮况既獲許而中惕追
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
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
誅卓卓將李傕郭汜擅朝政僮質天子於營僮將揚奉
叛僮僮衆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天子
還洛陽僮况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
陽大戰奎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狄剝亂天下毛
詩曰民卒流亡離析已見上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
也左氏傳晉趙括謂楚口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痛百
迹於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萬乘已見上文痛百
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曾腋以流
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楫之漏少撮舟
中而掬指華嶠後漢書曰李傕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
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綃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
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下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

船船上人刃掠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左氏傳狐偃曰水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其能得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寐涉有又曰攘袂而興左氏傳曰晉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左氏傳曰晉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復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向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然孝侯翼侯仇之後也莊伯武公相水經注曰春秋晉侯使詹嘉守挑林之塞憂此以備秦時以曲沃而得各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字曰末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技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技本大而末披

左氏傳辛伯曰大滅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都偶國亂之本也武之無恥徒利開而義閉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諸侯與曹君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若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迹諸侯之勇怯筭羸氏之利害廣雅曰躡履也函谷已見西都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衿帶或開關以延敵競已見上文孫卿子曰勇快勢也遜逃以奔竄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以百萬之眾叩而不敵有禁閉而莫敢窺兵於山外言其害也戰國進之秦公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為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曰禁閉而不言然禁亦閉也

禁臣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

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諸侯諸侯之不豈地勢之安危

信人事之否泰言嶠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

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

無漢六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六葉武帝也難蜀父

應劭漢書注曰拓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厭紫極之閑敞

其微行以遊盤長傲賔於柏谷妻觀貌而獻餐時匹婦

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紫極星名王者為官以象之曹植上

賦曰體爽塏以閑敬蒼頡篇曰敞高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

即位為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逆

旅翁惡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姬出遇客婦謂

其翁曰吾觀此文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姬好酒

多與其夫夫醉姬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姬出謝客殺

雞作食平曰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姬金千

斤權其夫為羽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街塵

林郎時猶訓也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司馬

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相如上疏曰夫清道而後行猶

時有銜厥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繫駢馬口中

象銜也嚴宗臣月切淮南子曰隋法刻刑許慎曰峭峻也毛詩曰徒御不驚

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乎天下奚斯漸

之可長白龍已見東京賦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弔

矣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

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

望思其何補漢書曰矣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

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

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寃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

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即位謚曰戾以湖邑閭鄉為
矣園又太子罵充曰趙勇乃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
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
君宋均元命苞注曰諸君副主言設以待之王命論曰
高四皓之名刻肌膚之愛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
幽通賦曰雖覆醢其何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
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言吾紛然行此全
節之野又繼之以
盤桓而不前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北征賦曰紛吾去
此舊都騑遲遲而歷茲爾雅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全
鳩里戾太子死處圖經曰今節閭鄉縣東十里鳩澗西
畜雅曰盤桓不進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
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象征記曰發閭鄉而警策
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也
翹黃巷以濟漢眺華岳之陰崖觀高掌之遺跡漢書胡縣名今號州閭
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
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
也薛綜西京賦注曰翹向也翹與翅古字通獻帝春秋
曰興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
弘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坂謂之黃巷坂

雍州圖經曰潼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
賦曰綴以二華巨靈負高掌遠蹠以流河曲閭音聞
憶江使之反璧告二期於祖龍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
至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璧曰為我遺錫池君因言曰
明年祖龍死置璧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璧乃二十
八年渡江所沉璧也蘇林曰祖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
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
於孔父論語曰子不愠韓馬之大慙阻關谷以稱亂何
語怪力亂神
論語注曰愠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
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惡大慙孔安國曰慙
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童關函魏武赫以
谷也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國曰稱舉也
霆震秦義辭以伐叛彼雖眾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魏
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關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
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承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眾無所用之孫
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平揚乎
筭之多者也漢書揚雄即趙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料敵制勝石揚乎

以振塵繡尾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

字書曰辟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

擗兮振鼓左氏傳曰援抱而鼓說文曰抱鼓推也東觀

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鄭玄禮記注

曰振動也繡破聲也呼麥切春秋運斗樞曰不能宣德

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

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无境外之

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左氏傳潘黨

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

克觀碎倦狹路之迫隘軌踣躓以低仰如倦極也司馬相

普耕切倦狹路之迫隘軌踣躓以低仰如倦極也司馬相

中之隘狹廣雅曰踣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卒

曰踣踣傾側也踣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卒

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

州厥土惟黃壤杜篤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葆

植五穀桑麻條暢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

洞簫賦曰標紛敷以邪界褻斜右濱并隴

扶疎廣雅曰暢長也邪界褻斜右濱并隴

寶雞前鳴其泉後涌

寶雞甘泉並

面終南而背雲陽跨

平原而連嶓冢

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為終南山此

於前則終南太一山明矣漢書左馮翊有雲陽

九峻

嶽嶷

太龍

從

吐

清

風

之

颶

戾

納

歸

雲

之

鬱

鬱

鬱

鬱

鬱

鬱

鬱

鬱

鬱

鬱

寶雞前鳴其泉後涌

寶雞甘泉並

面終南而背雲陽跨

平原而連嶓冢

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為終南山此

於前則終南太一山明矣漢書左馮翊有雲陽

縣西京賦曰後則高陵平原又曰連崗乎嶓冢

嶽嶷太龍從

並已見

吐清風之颶戾納歸雲之鬱鬱

孔子曰夫山者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

子講德論曰虎嘯而風寥戾思玄賦曰憑歸雲而遊

楚辭曰望谿

南有玄灞素滻湯井温谷

玄素水色也

臨沅湘之玄淵又曰舍素水而蒙深湯井温湯也

雍州圖曰温湯在新豐縣界温谷即温泉也

雍州圖曰温泉在藍

田縣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

清渭濁涇

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

觀在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咸陽縣東南三

浸决鄭白之渠

漕引淮海之粟

海通林茂有鄴之竹山挺藍田之玉並已見班述陸海

波也珍藏張叙神臯隩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

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勁

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

貞臣入鄭都而抵掌義相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

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為史記曰鄭

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

共立其子為武公抵掌已見蜀都賦左氏傳荀息曰竭

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

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

緇衣之宜兮弊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

以沮衆淫孽襲以縱隱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

赫赫宗周滅為雲國

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

褒姒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舉烽

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幸

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

夷大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

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隱邪也國語里革曰

厲流于泉幽滅于戲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毛萇

曰滅呼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

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理以報勤

外惟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

游館生理工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云羊

入其鑿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榭自古至今
豈未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
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賞生理報勤語曰行無禮必自
謂反以生理之事以報其功勤也

及此非其効與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乾坤以有親

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

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故以乾坤為喻

焉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

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乃實慎終追

舊鷲誠款愛澤靡非不漸恩無不逮左氏傳季孫行父

曰明允篤誠廣雅曰款誠也說苑晏子率土且弗遺而

謂景公曰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也

況於隣里况於卿士斯時也乃臺為舊壘製造新邑故社

易置粉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大而亂放

各識家而競入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

里高祖從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

為新豐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

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孟子曰亦置社稷趙岐曰更

置立之漢書曰高祖禱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社在

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襲

因也渾籍舍怒於鴻門沛跼踏而來王范謀害昂弗許

陰授劍以約莊搆白刃以萬舞危夕葉之待霜履虎

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

是饗士旦曰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

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

言不敢背德戒沛公早自來謝沛公曰旦見羽鴻門因留

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

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莊

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舍

怒深矣毛詩曰謂天盖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

踏尚書曰四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搆挺也力刃

切周易曰履虎尾不噬人亨樊抗憤以卮酒咀彘肩以

鄭玄注本為噬噬齧也音誓

激揚漢書曰樊噲開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曰壯士賜之卮

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又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

也**忽蛇變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驤增遷怒而橫撞**

碎玉斗其荷傷史記曰諸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姓漢書曰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

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增增怒撞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嬰膏肉組於軹塗投素車而**

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肉袒**漢書曰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軹道傍軹塗已見東京賦左氏傳曰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杜預曰肉袒示服為臣僕也**踈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漢書曰

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

骸骨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禰毛萇曰祖而舍軹

飲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劉德妻死霍**金墉鬱其萬雉**

先微以女妻之德不取取畏盛滿也**峻嶮峭以繩直**西京賦曰橫西洫而絕金墉西都賦曰建金城而萬雉嶮謂棧嶮嶮貌也繩直已見

東京賦**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闕**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

渠有飲馬橋夏侯嬰冢在橋南三里陽橋之陽也三輔黃圖曰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

且清**都中雜還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名京**

之初儀即新館而蒞職勵疲鈍以臨朝勗自強而不息

長安舊都故曰名京潘子初臨故曰新館蒞職謂釐政也毛萇詩傳曰蒞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又曰勗勉也周易曰君於是子孟秋爰謝聽臨見餘曰楚辭曰青

子以自彊不息**於是子孟秋爰謝聽臨見餘曰**楚辭曰青逸曰謝去也上林賦曰聽蕩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

覽餘閑舞賦曰餘曰怡蕩**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廡營庫最茂於城隅者**

百不處一

一言今之寺署葺芮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

孫宮室管宇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

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謂僕射署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

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禮記曰管庫之

士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叢聚貌也音

在外切說文曰芮小貌而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

銳切處一或為一處非也

陽昌陰北煥南平比日夷漫條蕩亡其處而有其名皆里

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帝爾乃階長樂登

同母姊金王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

未央汎大液凌建章紫駟斐而款駘湯輶朽詣而輶

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已上並見鸞雉雉於臺陂狐

兔窟於殿傍何忝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鸞雉已見射雉

都賦尚書曰法鍾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史遊急就章

子思曰孜孜

華獨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灞川如淳漢書注曰

注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毛詩曰跋跋周道鞠

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潘岳關中記曰秦為銅人十二董

卓壤以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陽到霸懷素蕭

城重不可致今在灃河成大道南銅人即金狄也

曹魏邴之相並已見辛李衛靈雉之將漢書曰辛慶忌字

如西域親附敬其威信本狄道人又曰李廣隴西人也

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衛霍已見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漢書孫寶

長楊賦

皇威暢敷教蕭蕭曹也舉兵衛霍臨危而智勇奮投命

軍得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教敷而彞倫叙兵舉而

節牧羊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張

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

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

也尚書曰彞倫叙

也尚書曰彞倫叙

也尚書曰彞倫叙

也尚書曰彞倫叙

也尚書曰彞倫叙

也尚書曰彞倫叙

也尚書曰彞倫叙

也尚書曰彞倫叙

也尚書曰彞倫叙

也尚書曰彞倫叙

也尚書曰彞倫叙

也尚書曰彞倫叙

也尚書曰彞倫叙

也尚書曰彞倫叙

也尚書曰彞倫叙

也尚書曰彞倫叙

也尚書曰彞倫叙

也尚書曰彞倫叙

高節亮臨危張騫也智勇已見上文投命蘇武也吳子

命也史記曰魯連好持高節既畢稅侯之忠孝淳深小雅曰暨及也

尉莽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卧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磔

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何羅衷白刃從東廊上日磔

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之繇是著忠孝節封為侯

侯言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拜賈

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

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方給人馬酒食後陳平乃以

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答賈戲曰陸子優游新語

以興毛詩曰吉甫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司馬

燕喜既多受社王子淵揚子雲也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為太史令修

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太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

子政元帝擢為宗正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須凡八篇

又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

壘校尉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漢書曰趙

都涿郡人守京兆尹發女奴擿伏如神只曰張敞字子

高河東人也守京兆尹抱鼓稀鳴市無偷盜又曰王遵

字子貢涿郡人也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

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章以選為

京兆尹又曰王駿琅邪人也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

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

曰干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

哀鯁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

平乃結為親友此天下稱之也汲長孺之正直鄭當

時之推士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漢陽人也為主爵都尉

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終童

之上唯恐後班固贊曰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賢終童

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漢書曰終軍字子雲濟

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死時年二十

餘故世謂之終童又曰賈誼維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

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飛翠綵拖鳴

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鄭玄禮記注曰綵纓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記曰杜詩上書曰伏湛宜出

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滓謂曰入禁門補欽拾遺是也凡八人沉於甲賤故曰泥滓東觀漢記曰吾其被髮左衽矣

或從容傳會曷表知裏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賈曰陸賈

或著顯績而嬰時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賈曰陸賈

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表未見其裏

戮謂廣漢也或有大才而無貴任謂賈誼之屬也皆揚清風於上

列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音若鏗鏘之在耳胡

勢也乃重灼四方震耀都鄙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為大司馬大將軍用

左氏傳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當音鳳恭顯之任

軍事上遂謙讓無所專風薨從弟音代鳳為司馬車騎將軍又曰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石頭已見西京賦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熏灼而四方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寵靈顯赫光震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乎難不其然乎論語

景公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也張湛列子注曰隸猶羣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漢書賈誼曰握重權文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高誘望漸

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漢書曰更始兵從宣平城門入王莽之漸臺上商人杜吳

殺莽取其綬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言西揖不

疑於北闕軼擣里於武庫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

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二千石至

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違命出

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

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擣里子者名疾

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酒池鑿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漢書贊曰酒池肉林賈逵國語注曰鑿察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過曲陽僭於曰虎化奢淫而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無度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大脩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廓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决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象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西白虎毛詩序曰遊蕩無度而久視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文成將軍李少翁五利將軍樂大皆方術士說武帝作宮觀以延神仙帝耽溺之其雄才大略亦何在也奧秘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遥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

水爆鱗駱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推仙掌以承露千靈漢帝上至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西京賦曰千雲霧務以上達致功蒔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減半勒東岳以虛美班固漢書西域贊曰孝武之時或蒔菑晉印竹狀則開梓柯越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漢書贊曰孝武奢侈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書曰武帝登封泰山封禪書曰勒功中岳續漢書曰羣臣上言宜封泰山詔曰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餘並已見上文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尚書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方言曰賜盡也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言先明面朝次至後庭也廣雅曰較明也周禮曰較音枝壯當能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園獸能皆走馮婕妤直前當能而立左右格殺能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能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能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嘆

以此倍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好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各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衛髮髮以光臨趙輕體之織

麗漢武故事曰衛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左傳叔向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其美光可以鑑廣雅曰鑑照也荀悅

漢紀曰趙氏善舞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故曰聲流上悅之號曰體輕

緣廢自裁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漢書武帝紀曰三故曰禍侈

左氏傳注曰暨至也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以忘身明

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纒肅天威之

臨顏率軍禮以長擗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言

曰掩止也掩與揜同漢書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

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上至不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士謂軍騎

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嚮者

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氏傳曰子朱忽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

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華蓋已見上文壘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遠顔

尺說文曰擗拜舉手下也因利切漢書曰丞相條侯至貴倨也杜預左傳注曰倨傲也索杜郵其

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

伐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扞矢言而不納反推怨以

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

於何而不有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辛氏三

慕惘猶罔罔失志之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使王

陵攻趙邯鄲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終不肯行秦圍邯鄲弗能

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言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
咸陽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
自殺昭王昭襄王也廟筭已見上文尚書曰率顯衆感出矢言
何休公羊注曰勿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詐於下俱害之
道杜篤吊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
窺秦墟於渭
之是謀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

城冀闕緬其堙盡覓陞殿之餘基裁峻岬以隱嶙聲
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緬盡
貌也亡衍切峻岬類貌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峻岬
嶙絕起貌想趙使之抱壁瀾睨楹以抗憤
史記曰秦王
償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
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城意故臣復取璧大
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
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乃解謝瀾睨目清貌也燕圖窮

而荆發紛絕袖而自引
史記曰荆軻獻燕督亢之地圖
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末至身奉王驚自引引聲厲而
而起袖絕以其匕首搃秦王不中

而荆發紛絕袖而自引
史記曰荆軻獻燕督亢之地圖
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末至身奉王驚自引引聲厲而
而起袖絕以其匕首搃秦王不中

高奮狙潛鈇以脫臙
史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亦名姓

皇乃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秦帝矐其目使擊筑稍益

論衡曰高漸離辛筑擊秦王中臙秦王病瘡死蒼頡篇

曰狙獮猴也七豫切尚書刑德放曰臙者脫去人之臙

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臙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駭

矐蓋矐音各一音格字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駭

尚書曰伊尹曰天位報哉文字集略曰狼狽猶狼跋也

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

狼狽失據塊然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執賢寄寄制

囚執狽音具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
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
也名鞅姓公孫氏商君之法刑弃
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
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
也名鞅姓公孫氏商君之法刑弃

知天下既塞口多小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說文曰
料量也孫卿子曰地者遠近險易又曰識衆寡之用者
也勝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曰天與不取反受其
咎又曰或說項王關中可都項王見秦皆已燒殘破又
心懷思欲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
晏曰沐猴彌猴也漢書曰羽屠咸陽 貫三光而洞九泉
燒其宮室楚辭曰若縱火於秋蓬 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
鄧析子曰賢愚之相覺若九地
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丹子曰死懷恨入於九泉 感市閭之叢并歎
尸韓之舊處永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
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許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
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
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傳 漢書曰韓延
壽字長公燕

人也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
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故散官錢十餘萬會御史問
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之在馮翊
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
實而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百姓莫不
流涕說文曰葢麻蒸也阻留切然葢井即渭城賣蒸之
市也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
恐潘誤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論語子貢曰賜也
亦有惡乎惡許以為直者說文曰許面相斥罪左氏傳
穆叔曰齊人釋憾於弊邑之地又魏犢公欲殺之而愛
其材周易曰開物成務莊子曰襄公之應司馬曰造長
夷知大體者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 造長
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曾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
舉 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
曰秦各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漢書曰
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雄陳力羣冊畢舉此存威
高祖之大略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羣善必舉也 存威
格乎天區亡墳掘而莫御臨揜坎而累抃步毀垣以延

佇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書

曰赤眉屠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脩復西

楚辭注曰擊手曰拚蓋也郭璞曰謂覆蓋王逸

無譏諒惠聲之寂寞漢書曰惠帝葬安陵穀梁傳曰公

都漢書曰爰盎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

門外漢書曰爰盎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

蓋發怒於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

而無討茲沮善而勸惡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

曰戲謔也漢書曰景帝葬陽陵又景帝為太子吳太子

侍飲博奕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景

帝即位吳錯說上令削吳地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

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七國反

書聞爰盎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晁錯擅迫諸侯削奪

其地以故反為名而共誅錯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

國則兵可無血刃上從其議遂斬錯又鄧公謂上曰錯

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

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

穎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

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討謂不

誅盎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切

毛萇詩傳曰沮止也此孝元於渭瑩執奄尹以明貶

漢書曰元帝葬渭陵奄尹謂弘恭石顯也班固漢書述

曰成帝葬延陵兩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蝕

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

儉褒猶贊美也夫君元帝也漢書曰元帝罷

衛思園及戾園又詔曰初陵勿置縣邑

過延門而

貴成忠何辜而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

漢書

曰成帝葬延陵兩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蝕

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

儉褒猶贊美也夫君元帝也漢書曰元帝罷

衛思園及戾園又詔曰初陵勿置縣邑

過延門而

貴成忠何辜而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

漢書

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
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書曰趙王幽死
張晏漢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囚情也
也一曰勒毛萇詩傳注曰勒告也
伏淫嬖之凶忍勦皇

統之孕育小雅曰狃怙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書曰司
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宮史曹官皆御幸孝

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
藥傷情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

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
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其命是也
張勇氏之姦漸

貽漢宗以傾覆廣雅曰張開也勇氏諸王也爾雅曰刺
貽遺也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國家刺

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羞永終古而

不刊漢書曰哀帝葬義陵王莽奏曰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又曰封董
賢為高安侯口見西京賦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辭曰長無

絕兮終古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挈殃厥

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燭以

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漢書曰平帝葬康
陵又曰莽平王皇

后莽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鴛鴦橫

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后不合葬故曰孤墳

橋而旋軫歷蔽邑之南垂潘岳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
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

北二里橫門外也 門礮石而梁木蘭芳構阿房之屈奇疏南山

以表闕倬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

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汗而為沼豈斯宇

之獨隳三輔黃圖曰阿房前殿以木
蘭為梁礮石為門

長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

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記由余曰役
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注
曰傭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禮記曰遠
廟為祧又邾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壞其室滂
其宮而瀦焉汙與滂古字通音烏方言曰隳壞也 由偽

新之九廟夸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搜倭哀以拜

郎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齊王

惠王六曰齊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

曰新都顯王又曰鄧曄于匡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

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至

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為郎也

誦六藝以飾姦林父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

而同一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天下通一藝皆詣公車焚詩書已見上文尚書曰不孝牆面左氏傳富

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秦

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以文女效言同歸殊塗俱用

滅宗孝宣於樂游紹衰緒以中興漢書音義應劭曰宣

帝廟曰樂游又宣紀

贊曰可謂中興作德殷宗周宣矣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

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

聲樂以娛神漢書孝宣皇帝太子敗皆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

人男是為孝宣帝即位乃葬衛后追謚曰思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

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戾母曰悼后悼后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帝

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

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兆塋也詢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

訊之占夢毛萇詩傳曰隱痛也王母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爾雅

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為王母循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曰人憑高望遠陽隈體川陸之汗隆

之過也各於其當觀過斯知仁矣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里隈開襟手清暑

館游目乎五柞之宮曹植開居賦曰朔寒風而開襟清暑謂甘泉也西

清者楚辭曰忽反側而游目五柞在整屋交渠引漕激湍生風見上文乃有昆明池乎其中

漢書武帝發之也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旦似湯谷類

虞淵周易曰日月麗乎天西京賦曰日月於是乎出象扶桑與濛濛昔

豫章之名字披玄流而特起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西京賦曰神池靈沼黑水玄址豫章珍館揭焉中

時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雙峙儀謂法象之也毛萇詩傳曰京大明池有二石牽

牛織女象也面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地紀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

周禮注曰八尺曰尋包咸論語擢百尋之層觀今數初之餘址鄭

注曰七尺曰仞說文曰址基也振路焉于飛鳧躍鴻漸毛詩曰振鷺

鴻漸乘雲頡頏隨波澹澹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鴻漸

於淶沼青葙蔚乎翠歛說文曰葙草茂也夫表伊茲池之肇穿肆水戰

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釋穿池之意也言志在勤於遠略以

水物之利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脩昆明池賈

達國語注曰肆習也左氏傳周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

勤遠略鍾會檄曰窮武極戰而菜蔬芼實水物惟錯乃

杜預左氏傳注曰要邀也而菜蔬芼實水物惟錯乃

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西都賓曰

尚書曰海物惟錯字書曰贍足也皇代謂晉也言在皇

代物其土宜故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賓媚人曰先

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帥貧

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情同整穢擢收畧課獲引繳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

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

謂品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也杜預左氏傳曰效致也謂

其舉所致徒觀其鼓柁迴輪灑鈞投網垂餌出入挺義

來往言欲迴輪必先鼓柁也郭璞方言曰今江東人呼

或為綸毛萇詩傳曰綸綸也灑亦投也挺拔

也義取魚義也西京賦曰義族之所撓楫織經連白

鳴根厲響貫鯉尾制三牽兩以白羽連綴網也連白

上於水中二人對引之說文曰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船為

聲言曳纖經於前鳴長根於後所以驚魚令入網也准

南子曰魚者扣舟罟猶繫於是也於是弛青鯉於網鉅解頰鯉

也音的字書曰掣牽也於網者為大網以繳繫鉤羅屬著網鉅鉤

也說文曰黏相著也女廉切又曰微華魴躍鱗素鯉揚

大索也言魚黏於網故曰黏微也

鬢目髮見雍人縷切鬢若飛應刃落俎霍霍霍

周禮曰內饗中士鄭玄曰饗者割紅鮮紛其初載賓旅

烹煎和之稱也也為刀已見東京賦

竦而遲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

為君子之志傳毅七激曰膾其鯉魴積如委紅張衡七

曰載設也毛長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侍之

也毛詩曰以御賓客左氏傳曰梗陽有獄其大宗賂以

女樂魏子將受閭沒女寬將諫饋入三數曰始至恐其

不足是以數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

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

獻子辭梗陽人賂廣雅曰恬泊靜也老子曰我好靜而民

自正我无欲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言病還也詩慎淮南子

而民自朴注曰策杖也茵車中厚

也毛詩曰文茵暢敷楚辭曰新徘徊酆鎬如渴如飢心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翹慙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酆酆周所居也孔叢子子

也毛詩曰高山仰止禮記曰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

也毛詩曰高山仰止禮記曰

宗廟之中未施敬而人敬

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

或希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論語孔子

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曰子有亂臣十人馬融論語

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

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

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酆及鄘

母也廣雅曰希庶也

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

靈

臺

臺

臺

臺

臺

臺

臺

臺

臺

臺

臺

臺

臺

已見上文毛詩曰作邑於鄴又曰宅是錫京左氏傳季
梁曰人和而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
戴之漢書翼奉上書曰永世延祚不亦優乎莫二其一
謂周祚延之長唯有一莫能為二蔡邕胡黃公頌曰
參其求惟此邦去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言誰
二也言難識也馬融廣成頌曰三王以來
越可略聞周禮嘉量銘曰允臻其極子贏鋤以借父訓
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閑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
詐騁虐芮愧而訟息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曰假
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
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
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
居也讓其所爭以為閑田毛萇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
讓路蘇秦張儀已見上文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
下均之埏埴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
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家作器

於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
河上公曰埏和也埴土也謂和土以為器也埏朱然切
埴市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情農好利不民作勞密邇儉
狃戎馬生郊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
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
讎毛詩曰獫狁孔熾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而
制者必割實存操刀言在於化也漢書賈誼曰黃帝云操
使李者製焉猶未
能操刀而使之割人之升降與政隆替杖信則莫不用情
無欲則賞之不竊左氏傳子展曰杖德莫如信杖信以
待晉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
人莫敢不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
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
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言已雖無才能然任其才信
無欲之心庶足以理左氏傳
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
如其禮樂以俟來哲論語冉求
曰如其禮

樂以俟君子幽通賦
曰詠來哲以通情

文選卷第十



